

中國文學變遷史



王蒙

中華民國

十年十二月初版
二十二年十月十一版

中國文學變遷史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劉貞
沈雁冰

編輯者

聞野鶴

校訂者

魯承莊
抱恨生

發行者

樊春霖

總發行所

新文化書社
上海四馬路中市

外埠各新書店均有代售

新文學

中國文學變遷史略

北京大學
教授 劉貞晦

第一篇 唐虞以前的文學

古人說『文章者原于五經』。又說『五經以後文章乃可得而論』。這話原有理由。但五經是孔子編定的。孔子周人，五經的文學，當然算是周時的文學。我國文學，却不是從周時起的。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贊易定禮，就有說到唐虞以前的典章文物。原來有了文字，就該有文學。事本在唐虞以前，王灼碧鷄漫志裏說的：『或問歌曲所起，曰：天地始著，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及唐虞廣歌，其流漸廣，至於散文，則三皇之世，始已作教。』唐虞以前的歌曲同散文，古書中有稱述過的。

歌曲。孝經鉤命訣裏說：『伏羲樂曰立基，曰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曰下謀，一名扶持。祝融樂曰屬績。』呂氏春秋裏說：『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摯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有這種種樂名，一定就有樂詞；不過年久失傳罷了。至於那有樂詞的，如禮記郊特牲篇說：『伊耆氏始爲蜡。蜡是祭名，是祭農田的。神的蜡祭有辭，就是『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宅。』四句。又如文心雕龍裏說：『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又說：『黃歌斷竹。』是說黃帝時有斷竹歌。那歌辭，就是吳越春秋裏載的『斷竹續竹，飛土逐突。』二句。

散文。鄭玄易論載有伏羲氏十言之教，就是『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十個字。管子載有神農之教，就是『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

第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這幾句。

歌曲散文，在伏羲神農的時候，早都有了。到了黃帝的時候，文學更加進步。據古書稱述黃帝時代的文章，可以把他分出文體來，列寫在左方：

頌。莊子『黃帝張咸池之樂，有姦氏爲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拾遺記『黃帝有袞龍之頌，又有甯封七言頌。』

銘。漢志『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誠。』皇王大紀『帝軒作與几之箴』，箴同銘，是一類的文字。

議。管子『軒轅有明堂之議。』

曲。歸藏『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源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作桐詩之曲十章：一曰雷震驚，二曰猛虎駭，三曰鵲鳥擊，四曰龍媒蹀，五曰靈龜吼，六曰鵬鴉。』

七曰壯士奪志八曰熊罷哮吟九曰石盪崖十曰波盪壑

詔命 文心雕龍詔策篇『軒轅唐虞同稱曰命』

道書 漢志道家『黃帝四經四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

醫書 帝王世紀『黃帝命雷公歧伯論經脈旁通問難八十爲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

經術十八卷漢志『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

小說 漢志小說『黃帝說四十篇』

陰陽家 漢志陰陽『黃帝泰素二十篇』

縱橫家 蘇秦張儀事鬼谷先生受黃帝陰符

兵家 漢志兵陰陽『黃帝十六篇黃帝臣封胡五篇風后十三篇力牧記五篇鬼谷區

天文。漢志『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

曆譜。漢志『黃帝五家曆三十三卷』

五行書。漢志五行『黃帝陰陽二十五卷』

占書。漢志雜占『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神仙傳。漢志神仙『黃帝雜子三家』

上述種種書，原有後人依託的，不必就是黃帝時的著作。但黃帝時文明確已大啓，上述各種著作的體製，却該已開出一個端來了。

總而言之：自從有文字以後，宜敷達事，合契致遠，該用着散文，往復咏歎，發揮性情，該用着歌曲。後世散文，也是實用文多，歌曲，却統是美文了。這兩種是文學的大別，該同時並有，不過在古時簡樸一點，到後來漸漸的隨事增華罷了。

第二篇 唐虞夏商文學

唐虞夏商的著述，見于書經的，如二典以下各篇，見于大戴記的，如夏小正篇，統是經過孔子編定。山海經雖說是夏禹同時人益著的，但亦經過後人增竄，多不是唐虞夏商文學的真面目了。除此以外，這四代文學偶有流傳的，亦可引述一番。

先述唐虞的

文心雕龍『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

路史後紀『帝堯制七絃，徵大唐之歌，而民事得，制咸池之舞，而爲經首之詩，以享上帝。命之曰咸。帝舜作大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絲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離，鵠鵠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

列子『堯敎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譖不知，順帝之則。』淮南

子載有堯戒，『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于山，而蹟于堙。』

高士傳，『帝堯之時，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父壤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

尸子，『帝舜彈五絃絃琴，以歌南風。』歌的辭是『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尚書大傳，舜作卿雲歌，『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光華，旦復旦兮。』又八伯歌，『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又帝乃載歌，『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充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善，莫不咸聽。鑿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

文心雕龍，『舜祠田曰，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

次述夏商的

周書夏箴，「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又「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戒戒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

墨子「夏后開使蜚廉析金于山，而陶鑄之于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乙又言兆之繇，曰：鑿矣，遂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

新序刺奢篇：「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精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越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樂兮樂兮，四牡騂兮，大轡沃兮，法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

歸藏「樂筮伐有唐，格于癸惑，曰：不吉。其詞曰：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爲狸，我爲鼠，勿用。」

作事，恐傷其父。」

禮記湯誓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說苑湯大旱祝辭：「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

京房易傳湯嫁妹辭：「無以天子之尊而棄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

唐虞夏商文學，散見在各書中的，略如上述。可多是韵文駢語，其他散文，就不多見。這有幾個原因：一是韵文駢語，容易傳誦；一是雕版印書的藝術，當時沒有發明，篇幅較長的散文，不易流傳；一是經過孔子一番整理，擇要編在五經裏頭，其餘的日久放失了。

第三篇 周秦文學

周時的文學，自從文王囚紂里作卦辭，武王伐紂，作泰誓，牧誓，周公居東，作爻辭，後又作金縢大誥諸篇，又編纂禮書，召公亦作旅獒，君奭諸篇，現在統編在易書禮諸經中，成康以後，宣平以前的文章，詩書兩經中，多有載錄，原書具在，研究文學的人，自可博考周知，不須多述。大概春秋以前所有中國文學的精華，統被孔子收拾在詩書易禮裏頭，其他諸子書裏，雖亦有收錄的，大概是剩語間詞了。春秋一書，完全是孔子創作的，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褒諱貶損，不可書見。所以左丘明替他作起傳來，詳叙博徵，華采茂美，到現在附經以傳。至于孔子的弟子，如曾子作孝經，子夏作詩大序，仲弓，子夏合記論語，文學統是最純粹的。又爾雅亦是孔門弟子記的，這大概多是春秋時的文學了。自孔子弟子以外，春秋時還有管子，老子，晏子，司馬穰苴，孫子，鄧析等諸子的書，亦多算是中國文學的淵藪。後世所有文體，除了第一篇所舉的頌銘等，在黃帝時已發個大凡，其餘如賦，誦，禱辭，盟書，檄移，書記，諧謔，童

諸等經傳中通又有了，學者拿他來大略翻閱一遍，自然明白，所以不再如第一篇的頭緒等一一列舉，以免詞費。

春秋以後，就是戰國。那算是我國文學更發達的時代了。可是這文學的發達，須有個淵源，據章學誠著的文史通義裏說，戰國之文，源于六藝，又多出于詩教。他說的是：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敍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

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據上引述，戰國時文學的淵源，可以曉得個大概了。至于當時文學發達的區域，據文心雕

龍時序篇說的——

「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蠅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蠹，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舉，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諱樸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據這一番言論，當時文學最盛的區域，就是齊楚二國。齊在中國北方，楚在南方，本來中國文學，是北方先發達的，戰國時候，南方纔發達起來。直到現在，全國人談起辭賦一類的文學，楚詞就算是個正宗了。

當時文學家，最純正的是孟子，其餘如墨子、荀子、莊子、鬼谷子、韓非子等，現在統還有專書流傳。又其餘如戰國策載有蘇秦、張儀、犀首、陳軫等的論辨，是縱橫家的文學。史記記載淳于

髡的諷諫，是滑稽派的文學，後世小說家文學，大概從這一派發生推演出來。又其餘騷賦派的文學，有屈原的離騷，宋玉的九辨招魂，高唐神女等作，就是漢魏以來詞賦的淵源了。秦始皇焚燒詩書，蔑棄古典，我國文學，在這時候，是撞着厄運了。始皇把詔命改稱制，把臣下對上的文書，定名叫奏，算個文體的創造。這時候文學好的，就是李斯一人，他那泰山刻石，會稽刻石，琅琊臺刻石，幾篇稱頌皇帝功德的文章，到現在還是流傳，就算秦時的文學了。

孟子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大概春秋以前的詩歌散文，多是平正質直一類的。春秋五霸迭興，戰國七雄繼起，君臣上下，多講究爭功競利，因此文人學士，乘時而起。因他所處的境遇，各各發揮他的懷抱。那在位的，就有富國強兵的著作，如管子一類，在野的，就有憤時玩世的文章，如莊子一類，更有那卑鄙詭詐，干祿竊權的一流，亦各騷

播口說，蘇秦張儀是最著的了。大概春秋以前，文學的思想，是步步演進的。春秋戰國，文學的思想，橫奔直突，大開放了。因這一來，就政治上說，當日原是不堪擾亂。就文學上說，當時卻是盡量發揮，中間獨有個孔子，把春秋以前的遺文舊典，整理起來，編作五經，替過去的文學作個大結束。替後來的文學立個大依歸。春秋一代，在我國算個文學大變遷的時期。孔子在我國古代文學變遷史上，不能不說他是個極有關係的人了。

第四篇 漢代的文學

我國文學思想，在秦時，受了皇帝的壓束，不能大發揮，可是戰國文學的餘風，原來存在秦的年代又不久，所以到了楚漢，項羽劉邦奮起山澤，亦能歌虞兮，唱大風，文采爛然，到今傳誦。漢有天下，文學復振，在高祖時候，陸賈論述古今成敗，著有新語等書。文帝時，賈誼年少能文，不但擅長辭賦，并且著有新書，具言典章制度的利弊，又有鼂錯稱智囊，賈山著言